



Von Hegel zu Nietzsche ■ Karl Löwith

西学

源流

甘 阳 刘小枫 主编

# 从黑格尔到尼采

## 19世纪思维中的革命性决裂

〔德〕卡尔·洛维特 著

李秋零 译

卡尔·洛维特 (Karl Löwith, 1897—1973), 德国人, 青年时代在弗莱堡听过胡塞尔的授课, 与海德格尔的关系一直处于亦师亦友之间。由于其犹太人身份, 30年代开始流亡生涯, 经意大利, 日本, 美国, 50年代返德。一生著述遍涉神学、历史哲学、社会哲学和思想史研究。



这部书当应引起凡想要理解出现欧洲虚无主义, 尤其德意志虚无主义的人的兴趣。书的论题可以叫作以歌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欧洲人文主义之转变为德意志虚无主义……这论题宣称, 由“致死的结果”而来的哲学史的发展, 提供了理解当今在德国发生的事情的钥匙。

——列奥·施特劳斯

ISBN 978-7-108-06604-6



9 787108 066046 >

定价: 58.00元



# 西学 源流

## 从黑格尔到尼采 19世纪思维中的革命性决裂

[德] 卡尔·洛维特 著  
李秋零 译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黑格尔到尼采：19世纪思维中的革命性决裂 / (德) 卡尔·洛维特著；  
李秋零译。—3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8

。(西学源流)

ISBN 978-7-108-06604-6

I. ①从… II. ①卡… ②李… III. ①哲学史—研究—德国—19世纪  
IV. ①B51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91472 号

责任编辑 舒 炜 王晨晨

装帧设计 薛 宇

责任印制 宋 家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图 字 01-2018-717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年3月北京第1版 2014年5月北京第2版

2019年8月北京第3版

2019年8月北京第3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17.5

字 数 392千字

印 数 15,001—20,000册

定 价 58.00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 总序：重新阅读西方

甘 阳 刘小枫

上世纪初，中国学人曾提出中国史是层累地造成的说法，但他们当时似乎没有想过，西方史何尝不是层累地造成的？究其原因，当时的中国人之所以提出这一“层累说”，其实是认为中国史多是迷信、神话、错误，同时又道听途说以为西方史体现了科学、理性、真理。用顾颉刚的话说，由于胡适博士“带了西洋的史学方法回来”，使他们那一代学人顿悟中国的古书多是“伪书”，而中国的古史也就是用“伪书”伪造出来的“伪史”。当时的人好像从来没有想过，这胡博士等带回来的所谓西洋史学是否同样可能是由“西洋伪书”伪造成的“西洋伪史”？

不太夸张地说，近百年来中国人之阅读西方，有一种病态心理，因为这种阅读方式首先把中国当成病灶，而把西方则当成了药铺，阅读西方因此成了到西方去收罗专治中国病的药方药丸，“留学”号称是要到西方去寻找真理来批判中国的错误。以这种病夫心态和病夫头脑去看西方，首先造就的是中国的病态知识分子，其次形成的是中国的种种病态言论和病态学术，其特点是一方面不断把西方学术浅薄化、工具化、万金油化，而另一方面则

又不断把中国文明简单化、歪曲化、妖魔化。这种病态阅读西方的习性，方是现代中国种种问题的真正病灶之一。

新世纪的新一代中国学人需要摆脱这种病态心理，开始重新阅读西方。所谓“重新”，不是要到西方再去收罗什么新的偏方秘方，而是要端正心态，首先确立自我，以一个健康人的心态和健康人的头脑去阅读西方。健康阅读西方的方式首先是按西方本身的脉络去阅读西方。健康阅读者知道，西方如有什么药方秘诀，首先医治的是西方本身的病，例如柏拉图哲学要治的是古希腊民主的病，奥古斯丁神学要治的是古罗马公民的病，而马基雅维里史学要治的是基督教的病，罗尔斯的正义论要治的是英美功利主义的病，尼采、海德格尔要治的是欧洲形而上学的病，唯有按照这种西方本身的脉络去阅读西方，方能真正了解西方思想学术所为何事。简言之，健康阅读西方之道不同于以往的病态阅读西方者，在于这种阅读关注的首先是西方本身的问题及其展开，而不是要到西方去找中国问题的现成答案。

健康阅读西方的人因此将根本拒绝泛泛的中西文明比较。健康阅读西方的人更感兴趣的首先是比较西方文明内部的种种差异矛盾冲突，例如西方文明两大源头（希腊与希伯来）的冲突，西方古典思想与西方现代思想的冲突，英国体制与美国体制的差异，美国内部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消长，等等。健康阅读者认为，不先梳理西方文明内部的这些差异矛盾冲突，那么，无论是构架二元对立的中西文明比较，还是鼓吹什么“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的中西文化调和，都只能是不知所谓。

健康阅读西方的中国人对西方的思想制度首先抱持的是存疑的态度，而对当代西方学院内的种种新潮异说更首先抱持警

惕的态度。因为健康阅读西方者有理由怀疑，西方学术现在有一代不如一代的趋势，流行名词翻新越快，时髦异说更替越频，只能越表明这类学术的泡沫化。健康阅读西方的中国人尤其对西方学院内虚张声势的所谓“反西方中心论”抱善意的嘲笑态度，因为健康阅读者知道这类论调虽然原始动机善良，但其结果往往只不过是走向更狭隘的西方中心论，所谓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是也。

希望以健康人的心态和健康人的头脑去重新阅读西方的中国人正在多起来，因此有这套“西学源流”丛书。这套丛书的选题大体比较偏重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西方学界对西方经典著作和经典作家的细读诠释，二是西方学界对西方文明史上某些重要问题之历史演变的辨析梳理，三是所谓“学科史”方面的研究，即对当代各种学科形成过程及其问题的考察和反思。这套丛书没有一本会提供中国问题的现成答案，因为这些作者关注讨论的是西方本身的问题。但我们以为，中国学人之研究西方，需要避免急功近利、浅尝辄止的心态，那种急于用简便方式把西方思想制度“移植”到中国来的做法，都是注定不成功的。事实上西方的种种流行观念例如民主自由等等本身都是歧义丛生的概念。新一代中国学人应该力求首先进入西方本身的脉络去阅读西方，深入考察西方内部的种种辩论以及各种相互矛盾的观念和主张，方能知其利弊得失所在，形成自己权衡取舍的广阔视野。

二十年前，我们曾为三联书店主编“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两种，当时我们的工作曾得到诸多学术前辈的鼎力支持。如今这些前辈学者大多都已仙逝，令人不胜感慨。

学术的生长端赖于传承和积累，我们少年时即曾深受朱生豪、罗念生等翻译作品的滋润，青年时代又曾有幸得遇我国西学研究前辈洪谦、宗白华、熊伟、贺麟、王玖兴、杨一之、王太庆等师长，谆谆教导，终生难忘。正是这些前辈学人使我们明白，以健康的心态和健康的头脑去阅读西方，是中国思想和中国学术健康成长的必要条件。我们愿以这套“西学源流”丛书纪念这些师长，以表我们的感激之情，同时亦愿这套丛书与中国新一代的健康阅读者同步成长！

2006年元旦

## 中译本前言

刘小枫

《从黑格尔到尼采》——二十年前，这个书名强烈吸引着我。好不容易找到英文本捧读过后，尽管十分钦佩作者广博的学识，却感觉未得其要领。如今，李秋零教授据洛维特的德文全集本译出流畅的中译本，堪称学苑幸事。出版社要求我给这个译本写篇“导言”，我又读了一遍中译本，不仅勾起过去没解开的困惑，还生发一些新困惑，实在不敢“导”而“言”之。谈谈自己读这本书的个人经验，对后来的读书人或许可算作一个“前（车之鉴）”言。

为什么《从黑格尔到尼采》这个书名当时强烈吸引我？

在我求学的年代，“德国古典哲学”是我国西学研究的显学，甚至乎汉语思想学术想问题的基础。马克思主义是我们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国家时最为重要的指导思想，而这个“主义”孕生于“德国古典哲学”。不消说，要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就得深入学习“德国古典哲学”——当时，勤于思考的李泽厚先生的大著《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哲学述评》正风行学界，要跟上这位“时代的哲学家”去想如何做学问，同样得深入学习“德国古典哲学”。

于是我急于想要搞清楚，“德国古典哲学”究竟是怎么回事。

读到《从黑格尔到尼采》时，便产生了这样的困惑：对“德国古典哲学”本来抱着一腔热情，以为这是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最了不起的思想（毕竟马克思是在这种思想氛围中长大的），洛维特却告诉我，“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是个“极大的错误”。为了总结、完成现代启蒙主义，黑格尔搞出了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结果引出德意志虚无主义……尼采竭尽全力要克服这虚无主义，却因德意志思想所患的虚无主义病太重，自己最终也英勇地染菌病倒。

怎么回事？实在想不通……迄今也没完全想通！倘若康德、黑格尔、基尔克果、尼采的思想本身就病魔缠身，我们迷拜这些德国人的思想岂非自找“病”受？

据我自己的经验，所谓“竭力想要搞清楚”某种思想学问，似乎有两条路子：要么跳进（比如说“德国古典哲学”中）去想，于是难免产生与这种思想一起想、一起挣扎的冲动和热情；要么，与所要搞清楚的思想保持一定距离，免得自己本来也许还清白、端正的头脑被所“搞”的思想（比如说“德国古典哲学”）搞坏了。

“保持距离地想”似乎比较安全。可是，不“跳进去想”，怎么能把所要想的东西想出点名堂？自己的学养和思想又何以有所提高？我总得跟随某个伟大的前人去想，而非自己独个儿胡思乱想。当然，倘若自己没跟对前辈，就惨了——无异于毁了自己的“思想前程”。想来想去，先“保持距离地想”，然后再跳进去想，或许才是较为稳妥的进学之道。

可如何才能既保持距离又能贴近地去想历史上的某种思想哩？

想来想去，最好的办法可能是：把不同的伟大前人们或流派们相互参照起来想。这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比如，如何才

能既保持距离又能贴近地去读《从黑格尔到尼采》？——不仅当时、即便现在，对我来说仍是困惑。

《从黑格尔到尼采》是思想史论著，关注的是思想的历史事情，如此思想的动因却出于现实的历史——即我们早就听说过的问题：为什么巴赫、莫扎特、歌德、贝多芬、席勒培植的德语文化精神竟然到头来孕育出以德意志青年人为主体的纳粹党徒？德国文化名城魏玛有歌德故居，也有尼采档案馆，纳粹党徒并没有捣毁，而是作为精神遗产加以保护和继承。人们不禁要问，德国人文主义与纳粹党徒现象究竟是什么关系？德语文化的历史其实很短，18世纪后半期兴起的德国人文主义据说是德国文化的真正开端，思考这一历史关系，无异于检审整个德意志精神的品质。

发表《从黑格尔到尼采》之前，洛维特作为海德格尔最早的学生之一已经出版过一些论著，但这本书才使得他获得广泛的学术声誉——《从黑格尔到尼采》1939年杀青，其时洛维特身在纳粹德国的伙伴日本国，1941年该书用英文在美国出版。书刚问世，洛维特的老友施特劳斯就在 *Social Research* 学刊上发表了四页书评（VIII, Nr. 4, November 1941, 页 512—515）。

这部书当应引起凡想要理解出现欧洲虚无主义、尤其德意志虚无主义的人的兴趣。书的论题可以叫做以歌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欧洲人文主义之转变为德意志虚无主义……这论题宣称，由“致死的结果”而来的哲学史的发展，提供了理解当今在德国发生的事情的钥匙。

副题“19世纪思维中的革命性决裂”似乎表明，洛维特试图回答德国人文主义与纳粹党徒现象的关系问题——看起来也给出

了一个极富解释力的回答。全书分成两半（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题为“19世纪德国精神史研究”（下分一个导论和五章），说的是德国人文主义之后的“德国古典哲学”引发的精神嬗变——虽然基尔克果并非德国人，其思想却源于“德国古典哲学”，其影响也首见于德语思想界。第二部分题为“市民—基督教世界的历史研究”（*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r bürgerlich-christlichen Welt*），在这里，“市民—基督教世界”与第一部分标题（*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Geistes im 19. Jahrhundert*）中的“德意志精神”形成对应，显得是指“19世纪德意志精神”的政治层面——同样下分五章（没有导论），分别涉及：市民社会、劳动、教育、人道、基督教信仰等论题。在这一部分中，洛维特扯到更多“外国人”，尤其法国思想家（卢梭、托克维尔、蒲鲁东、索雷尔），似乎19世纪的德意志精神是对18世纪法国思想的政治性反应。

洛维特虽然并非唯一的一位反省德语古典文化与青年纳粹党徒现象的德语思想家，却可能是较早的一位（尽管我读到时很晚）。我最先读到的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德文本1969）。这本书远比《从黑格尔到尼采》名气大，1947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当写于“二战”期间。读完当儿，我就激动不已，觉得两位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真了不起，因为他们太善于“辩证”地看问题。等到后来不久读过卢卡奇写于1952年的《理性的毁灭：非理性主义的道路——从谢林到希特勒》（1954年初版，王玖兴译本，山东人民版1988），就觉得两位法兰克福学派大师不那么“深刻”了。霍克海默以辩证—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式来分析“启蒙理念”，指出这一“理念”具有肯定和否定的两面性（理性与神话）——分析时挥洒自如，在上下两千年的思想中纵横捭阖，一会儿荷马、克塞诺梵那，一会儿斯宾诺莎、弗洛伊德，似乎清理

出了“启蒙理念”在思想史上的来龙去脉，其实并不见得有什么实实在在的见地，倒颇像“智术”。<sup>[1]</sup>相比之下，卢卡奇显得“深刻”一些，因为他深入到更为具体的思想史内在层面，而且说得蛮有道理：理性走向了反面非理性嘛。

当我读到《从黑格尔到尼采》，马上又觉得卢卡奇的思想史分析不“深刻”了——没什么思想穿透力，还带有让人很不舒服的党派腔调……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

平心而论，洛维特的确特别具眼光——比如，能从不同的东西中看到相同的东西。歌德和黑格尔虽为同时代的两大伟人，但秉性、气质、学问何等不同！洛维特却从两者身上看到了共同的“时代精神”。马克思与基尔克果虽为同时代人，但秉性、气质、学问又何等不可同日而语！洛维特却从两者身上看到了共同的“时代精神”的结果。第一部分导言结尾的一段话已经精当地表述出全书要旨：

当歌德和黑格尔在对“超越的东西”的共同抵制中想建立一个让人们能够与自身同在的世界的时候，他们最亲近的学生们已经不再视他们为家园了，他们把自己老师的平静误认为是一种单纯的适应的结果。歌德的自然赖以为中心、黑格尔的精神在其中运动的调和，都在马克思和基尔克果那

---

[1] 据哈贝马斯考订，《启蒙辩证法》一书中关于“启蒙问题”的三篇出自霍克海默手笔，参见曹卫东编，《霍克海默集》，上海远东版1997，“编者序”，页3。《启蒙辩证法》有中译本（重庆版），据说译文没法读；曹卫东所编和主译的《霍克海默集》收入了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中执笔的三篇，译文明白流畅；最为关键的一章“启蒙概念”的中译，亦见上海社科院哲学所编，《法兰克福学派论著选辑》（上），商务版1998（据英译本译出）。

里重新分裂为外在性和内在性这两极，直到最后尼采要借助一次新的开始，从现代性的虚无中召回古代，并在从事这种试验时消逝在癫狂的黑暗之中。（德文全集本卷四，页44以下；中译本页37—38）

为了厘清歌德和黑格尔如何共同抵制“超越的东西”、马克思和基尔克果如何由此向两个方向分裂、尼采如何从头再来以及最终“消逝在癫狂的黑暗之中”，洛维特展开了深入细致的思想史调查，并用（译成中文有）三百多页篇幅将调查结果呈现出来，然后再用（译成中文有）近两百页篇幅来解析这一思想的历史过程的政治面相。面对如此清晰的思想史图景，像我这样对“德国古典哲学”情有独钟的人，马上就会产生这样的热情：跳进这幅图景中去思考，按洛维特提供的线索进一步去想……

没读《从黑格尔到尼采》以前，我不会去想，卢卡奇的论述为什么从谢林起步。现在才明白，由于卢卡奇站在黑格尔—马克思哲学立场，他便只能说，理性变成非理性完全是因为谢林走错了道。尽管黑格尔与谢林不仅是同时代人，还是同学和青年时代的好友，毕竟后来各自走向了不同的思想道路。“从谢林到希特勒”的副题虽然没出现黑格尔的名字，其实暗含黑格尔与谢林的比较（理性与非理性的比较）——言下之意：德国后“古典哲学”的原初分裂就在于黑格尔—谢林的对峙，倘若德意志思想坚持沿着黑格尔—马克思的路走，就不会通向尼采或希特勒。

不过，这回我学乖了一点（毕竟已经吃了两回亏），马上回过头又想：没错，洛维特的书不仅成书比卢卡奇和霍克海默早，思考视域也要确切些——要不是他把审视的视域推到歌德—黑格尔的对比，我就不能从卢卡奇所设定的思想史框架走出来，从更为深远

的视域来看德国古典哲学的问题——但洛维特的视域究竟有多深远哩？在“跳进去”与洛维特一起想他所想的问题之前，最好把这一点先搞清楚。

这时，年历已经快到 90 年代了。

1935 年，海德格尔讲了一学期“形而上学导论”，同样致力澄清“从黑格尔到尼采”这一思想历史的问题。海德格尔一上来讲的主要不是哲学，而是作为虚无主义的“现代政治现象”——提到美苏两个现代国家具有相同的形而上学品质；如果与霍克海默、卢卡奇、洛维特的相关论述对观，我不难感觉到，海德格尔对虚无主义问题的考虑要深远得多（至少早在冷战思维出现之前就已经超越了冷战思维）。不仅如此，海德格尔接下来说：德国古典哲学的开端——康德哲学才是“极大的错误”的肇始者，这对当时的我简直有如晴天霹雳，我毕竟是在“回到康德”的召唤中长大的。再说，海德格尔思考虚无主义问题比洛维特早，在追踪问题来源时却比洛维特从黑格尔起步往前推移了一步。不仅如此，海德格尔从康德跳到柏拉图和前苏格拉底，把康德成问题的哲学的来源追溯到古希腊的柏拉图主义，从而使得虚无主义问题与整个西方哲学的内在传统勾连起来。我感觉到，《形而上学导论》的思考框架比洛维特的思考框架要深远得没法比，遑论大而化之的霍克海默—阿多诺和党派性的卢卡奇……

尽管讲课稿直到 1953 年才出版，1935 年的德国尚未与周边国家处于交战状态，一向关注自己老师的思想动向的洛维特很有可能知道“形而上学导论”的大致思路。即便洛维特不知道自己的师傅此前已经处理过这个问题，从而可以说两人在不同的时间和地方想了一次同一个问题，我作为后来者自然可以不理睬这些差异，仅关注两人所想的立足点（或视域）。对于洛维特用了近两

百页（中译）篇幅所讲的政治问题，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中仅用一章篇幅就精当地扼要描述出来，由此提出要理解“德国古典哲学”引出的问题。即便不深入细节，仅仅从论述形式上作一番对观就可以看到，海德格尔不仅比洛维特的思考视域深广（从康德到尼采，而非从黑格尔到尼采），而且明知尼采“消逝在癫狂的黑暗之中”还采取果敢的思想挽救行动：尼采“从现代性的虚无中召回古代”（洛维特语）的行动在哪里跌倒，海德格尔就从哪里爬起来，英勇地再次冒险“从现代性的虚无中召回古代”——召回前苏格拉底哲人对 Logos 的理解。就思想的深度和克服虚无主义的果敢这两个方面来讲，对比海德格尔与洛维特这对师徒，都让人觉得弟子还是不及师傅。看来，1953 年海德格尔（据说）未加修改地刊布自己在 35 年的讲课稿，完全有其理由——《从黑格尔到尼采》在 1950 年出了第二版，影响明显见涨。

虽然洛维特对海德格尔几乎一向持批评态度，实质上仍然在跟随海德格尔走。在《从黑格尔到尼采》第一部的结尾一章（第五章），洛维特又回到歌德与黑格尔的对比。但这一次与导论和第一章中的说法不同——不是说两者的同，而是说两者的“异”。为什么变了？搞明白这一点，就大致可以清楚洛维特跟随海德格尔有多远。

《从黑格尔到尼采》第一部分的第一章讲的是黑格尔，但导论题目却是“歌德与黑格尔”；第二部分没有“导论”，从而，作为导论的“歌德与黑格尔”这一论题实际上统领全书立意。但为什么书名不是“从歌德—黑格尔到尼采”？如果对比一下卢卡奇，可以这样说：在卢卡奇看来，黑格尔与谢林这两个同时代人的分歧决定了德语思想是否被引向灾难；在洛维特看来，歌德与黑格尔这两个同时代人的分歧决定了德语思想是否被引向灾难。《从

黑格尔到尼采》第一部分的第一章题为“黑格尔的世界历史和精神历史”，最后一章题为“时代精神与对永恒的追问”，其中的第二节“黑格尔与歌德论时间与历史”可以看做洛维特对整个考察的总结性回答。这一节长达（中译）三十多页，在章节篇幅分布中非常突出。在这里，洛维特强调的不再是歌德与黑格尔的“同”（对“超越的东西”的共同拒绝），而是两者的“异”——自然与逻各斯的“异”：

歌德的时间观在字面上与黑格尔的概念是同一的，但它达到永恒的东西内在于时间这一观点所遵循的道路却不同，就像歌德的自然观与黑格尔的思想思辨不同一样。……对于歌德来说，持续大自然的原型就是大自然的存在，大自然的生灭对他来说表现为同样的东西的变形。（中译本页 284）

接下来，洛维特便从歌德的“自然观”立场出发对黑格尔的思辨性“历史观”立场展开了一番激烈批判，言下之意，倘若德语思想当年跟随歌德的“自然”观而非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观，尼采问题就不会出来，因为，“歌德的自然观拒斥对历史理性的这种信仰”，他“关于世界上发生事情的观点是从自然出发的，自然自身就已经是理性了”（中译本页 286）。于是，洛维特把布克哈特看做歌德的继承人，尽管布克哈特已经以黑格尔的“自然与精神”的对立为前提了（中译本页 306）。

布克哈特与尼采不仅是同时代人，而且是好友，为什么布克哈特就要得，尼采就要不得？因为，在思想的时代迷乱中布克哈特把目光投向了古代的“自然”观，而非像尼采那样去创造出一个新的替代品（永恒复返）——洛维特后来的著述表明，他在时代的